

危难之中：美国大学对招生中介机构的使用

菲利普·G·阿特巴赫、莉斯·雷斯伯格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莉斯·雷斯伯格 (Liz Reisberg)：国际高等教育顾问、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件：reisberg@gmail.com

危机出现！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部分人士对国会通过并在 8 月 1 日纳入法律的立法文本感到惊慌。该法律涉及退伍军人的教育和培训福利，为本就具有争议的使用中介和招聘人员来增加国际招生的做法增添了混乱。《高需求角色培训以改善退伍军人就业法案》(Training in High Demand Roles to Improve Veteran Employment Act，简称“THRIVE”)对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设定了新的限制，其中也包括限制“为确保入学或财政援助而支付佣金或奖励金”。该法案对于为招收国际学生而向招生人员继续支付奖励金的美国大学是否会被取消接受《2021 年美国救援计划法》(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自助资格的问题含糊其辞。

虽然大学不可在招收国内学生时支付中介佣金，但在招收国际学生时却可以。这种做法是国际学习商业化的结果，也是越来越多的美国院校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来填补入学人数和确保财政生存的结果。国际学生在缓解许多学校因国内招生人数下降而带来的预算挑战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新冠疫情影响而导致招生人数下降愈演愈烈。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守住招生人数的下限。

现状

在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的领导下，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支持下，美国正在努力纠正立法不作为这一显著问题。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Council，由中介和使用他们的大学组成的监督小组) 和其他机构正在游说国会，声称美国在招募国际学生方面将处于竞争劣势，因为其他主要的英语接待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大量使用中介。因此，在 2021 年 10 月 8 日，提出了两项新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几十年前，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的道德准则还禁止大学成员使用中介。2013 年，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批准通过了这种做法。EducationUSA 和国务院强烈反对使用中介机构，直到 2018 年特朗普政府转变方向，将这种做法作为其高等教育超商业化战略的一部分。现在大家似乎都完全认同这种做法。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

者协会的数据，49%的美国院校使用招生中介机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学大量使用中介，并在各自政府的指导下，将国际学生招生战略完全商业化，并向国际学生收取高额费用以弥补预算削减。但这些国家对留学生收入，特别是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收入的强烈依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问题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新冠疫情，也是因为英国脱欧和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日益紧张。由于留学危机，世界上最大的中介机构促进组织之一澳大利亚 IDP 公司，被其大学所有者进行部分出售。

中介机构的问题出在哪里？

鉴于这些立法文本中的变化，人们应当重新思考对招生中介机构的依赖。美国教育委员会在给美国政府官员的一封信中指出：中介和非大学招生人员因服务于机构的需求而得到奖励。中介受雇于院校，招揽付费学生。院校为中介支付一定的佣金，通常是学费的一个百分比，往往可达数千美元。然而，中介不一定考虑学生的最佳利益，因为他们是院校雇用的。

中介机构在大学申请流程中为学生提供帮助，这种“帮助”有时包含为学生写申请论文和推荐信。申请流程中存在许多欺诈和不当行为，甚至在印度和中国发生了欺诈案件。因此，不正当手段是“中介制度”的一个风险，极难监督。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以此为基础运作，即除非由中介机构指导申请，否则国际学生不会被录取。某些情况下这可能确实必要；然而当商业中介机构将学生推送至于自己有既得利益关系的学校并为学生提供建议，学生最终又不能顺利完成学业，那么这样的招生结果对学生、学生

的资金来源（通常为学生的家庭）以及甚至学校本身都不是最合适的。

最后，目前对招生中介代理作缺乏明确定义使得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资质宽泛（或缺乏资质）。目前也缺乏达成共识的标准来评估或认证他们的工作。

解决方案

美国大学支付给代理的金额高昂。如果没有书面报告要求，支付具体金额就不可知。英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大学通常向中介支付的费用相当于每个入学学生第一年学费的15%。这笔钱本可以更好地利用，为国际学生提供直接服务，如：改进大学网站，为潜在的候选人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信息等。佣金亦可以用来招收更多的驻校或由校园监督的招生人员，他们可以为潜在的申请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务院的美国教育署和商务部应分配更多的资源，在当地提供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公正信息，更好地引导那些可能没有出现在大学排名中、但为国际学生提供优秀机会的大学。应该将目前支付给中介机构的部分资金重新分配用来补助需要经济援助的国际学生。

如果大学要坚持与第三方招聘机构签订合同，那么当务之急需要让评估者能够更好地监督那些由中介机构推选的国际学生的学习经历。这一立法“不作为”其实可以推进招生系统必要的改革。如果没有更好的监督，招生系统就不能更好的为学生服务，也会存在道德败坏的风险。但是，各个高等教育组织联盟正在敦促政府朝相反方向发展。

注：本文曾于2021年10月31日发表在 Inside Higher Ed 上。